



蒲城吊脚楼不为人知的故事

华松国

苍南县最南端有一座明代抗倭海防古城称蒲壮所城，城西有一条省级历史文化名巷称马房巷，巷里有一座清代建筑的老宅院称“陈隆昌”吊脚楼。

该宅院座北朝南，正房为二层七开间，在干栏式建筑的基础上，创建了穿斗式木结构吊脚楼，楼上有绕楼的回廊和栏杆，沿栏杆造有美人靠，回廊的吊柱悬空，柱头雕有祥云和葵花。小青瓦、花格窗、悬空司檐，木栏扶手，刚柔相济，线条优美，楼上中间为会客厅，楼下中间为厅堂。两边建有厢房，今已拆除改建。前排有石砌围墙和台门，台门顶上有一对凤首，古色古香，别有一番风格和审美情趣。

然而，在蒲壮所城所有关于老宅院等资料中，却没有该吊脚楼的记载，故不为人知。觉得该楼如一位隐士，默默无言，欲言又止……

据传该宅院为清光绪年间陈庆尧所建。陈庆尧（1860—1911），字亨（廷）瑞，号薰庭，国学生。相传其始祖迁祖为明初抗倭守城将士，于明洪武年间（1368—1398）从绍兴山阴县厦履桥迁居蒲城西门第四巷。清初迁界复返后，华、王、陈三姓的宗祠均建于蒲门城内西南隅社仓巷边，现均已拆除建蒲城学校。他育有传福、传禄、传经、传德、传川、传敬等六子。上述吊脚楼除厅堂外，每子各一间。

陈庆尧母亲为沿浦富商“华通记”东家华克琇之姐姐，庆尧之妹又嫁舅舅华克琇长子华镇藩（号兰卿）为妻。庆尧父亲陈长钧（1843—1886年），受岳父家影响，转农经商，创办“陈隆昌”商号，寓意

“兴隆昌盛”，主要经营南货、药、布等。陈庆尧幼习儒书，长承家业，勤俭持家，信义经营，生意越做越红火。

后来，庆尧长子陈传福经营“陈春生”药店和日杂店（其后人又开“新春生”药店）；第六子陈传敬经营“陈隆昌”南货和布店；第四子陈传德到沿浦经营“陈隆昌”分店。他们诚信经营，仗义疏财，生意兴隆，货物远销福建沿海各地和台湾。据沿浦陈永力老先生回忆：他祖父陈传德曾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到过上海，曾购买一台电影放映机回乡，常为街坊邻居放映电影，当时在乡村引起不少的轰动。清末民初，对蒲城三大姓流传一句话：“华家乡，金家校，陈家街。”这“陈家街”指的就是“陈合盛”和“陈隆昌”两个陈氏家族经商开店者多。

庆尧孙陈昌会（1904—1941），又名昌惠，系陈传禄次子。据1993年版《中共苍南地方史》记载：1933年间，陈昌会与沿浦李家井李世伍、赤溪圆潭村林辉山（原名上厅）和在矾山做手工艺的泰顺人郑积云，受到闽东革命的影响，在蒲门、矾山一带开始革命活动。他们分头到闽东寻找共产党和红军。

次年春，陈昌会与中共福鼎县委取得联系，李世伍参加闽东红军。李世伍参加智袭国民党前岐民团后，回乡进入蒲门民团当教练，计划争取民团起义。12月，因泄密不幸被捕，在平阳就义。

1934年4月8日，陈昌会、林辉山、郑积云等三人接到福鼎县委的通知，在福鼎店下日岙村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同时成立中共平阳支部，陈昌会任书记，隶属福鼎县委。平阳党支部在蒲门、矾山、藻溪、桥墩等地开展



▲陈昌顺的《老交通过员定期定量补助证》和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”

活动，并在宜山云头垵建立了浙闽联络站。

1935年3月，福鼎县委决定以平阳党支部为基础，成立中共平阳中心区委，陈昌会任书记，林辉山任组织委员，郑积云任宣传委员。中共平阳中心区委成立后，在矾山垵头岗召开第一次会议，并开展革命活动……

据陈昌会侄儿（陈昌顺子）陈永统说：民国三十年（1941）闰六月初二凌晨，陈昌会被国民党马站和霞关民团联合抓捕并杀害，尸体抛在马站积谷岭“万人坑”，人头提到霞关示众；是他的妹夫华碟绪和小弟陈昌顺去收尸并要回头。 “肃反”运动期间，因陈昌会在被杀害前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等原因，被认定为“叛变”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进行复核，又因找不到证人证据，而无法平反。

陈昌会小弟陈昌顺（1923—2015），又名昌人，曾为地下党组织传递情报书信，于1985年6月，苍南县民政局经核准发给《老交通过员定期定量补助证》，并予困难定补。2015年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颁发给陈昌顺一枚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”。

“陈隆昌”吊脚楼与蒲壮所城一样，有人将她当作“宝”，也有人将她当作“草”，但她更像是一本厚厚的发黄的古书。若不细细品，谁解其中味？

藻溪“元兴内”

谢祖杯

“元兴内”藻溪社区兴康居民区辖，宅主——陈志济，号经，生清光绪己亥年、卒共和甲辰年（1899—1964）。藻溪人都知道“元兴内”和陈经，少有人知道陈经的名字叫“志济”。

陈经原居杨府宫，成年后，移居藻溪街经营酿酒业，积累资金后，在藻溪直街修建有三间店面，经营南货，商号“元兴”，店外临街兼营新鲜海产品。

“元兴”经营有方，赚钱后便在三间店面后修建了宅院——“元兴内”。“元兴内”周边围墙，门屋设置在西南边，与罗振盛后花园隔巷相望；正厝坐西朝东，五间平房，正厝前面是老街“大厝内”，左首是“赖厝内”，右首是“振盛内”后花园。后来陈经又在正厝左边修建了一座三间二层“洋式厝”，中厅门额上灰泥塑“霁春晖”三大字，行楷。“元兴内”南北两厢房，做酿酒场所和长工住处。

陈经曾跟矾山南拳名师“鱼溜师”学拳。拳师外号“鱼溜”，坊间都把“泥鳅”叫做“鱼溜”，因为“鱼溜”有滑、快、难缠的特点，拳师拳技肢手灵活、变化莫测如泥鳅，故南港一带百姓称拳师为“鱼溜师”。

陈经三十几岁正当年轻力壮，自己当老板，经营的酿酒业、海鲜、南货都由伙计操办，田地由长工照管，自己只需稍加过目、打理指点就成，衣、食、住、行“四字”无忧，空闲时间就是练拳，功力日增。

据说陈经练就“铁砂掌”。有一次，陈经到“广和内”办事，一进门，悄无声息地闯出一头大狼狗猛然扑向陈经，说时迟那时快，陈经只用右手拇指搭住中指，用中指轻轻地对狗的头部一弹，只见大狼狗汪汪扑地，昏厥良久，这则说的就是陈经练就的铁砂掌手指力道非同一般。还一则，二十世纪40年代临解放时，藻溪街几大头面人物联合坐庄做“大花会”的“汉云又汉云”事件。“汉云”事件，即使在彼时，于理“庄家输定”。事件败露后，当时的乡下，参赌的乡民只能找庄家理论，各庄家都不同程度受到冲击，惟陈经稳坐在自家门口，悠然抽着水烟，无人敢趋前吭声，这则故事说明陈经的武功了得，一般情况下，外人不造次。因为，俚语说“门头官司打不赢”，你在理，拳头打不过人家，白搭，所以，“汉云”事件中的庄主惟陈经没受到“冲击”。

陈经家有一位叮步头陈姓长工，很有“蛮力”，两人年龄差不多。“蛮力”好，没有经过拳师指点就没有套路，那只是一只“土狮”，根本不是跟拳师学过套路，再经过自己苦练的人的对手。可是他偏偏天天要和主人家比试高低。终于有一次，两人交上手，那也只是闹着玩的，并不是较真。谁知一上场，“土狮”蛮力大又不讲套路，也不知道什么叫套路，就知道“蛮”来，结果占了上风，陈经眼看要吃亏，要输。若是自己这次输了，不光自己在藻溪脸面不好看，还要败坏师傅名声。于是小露一手，误伤“土狮”。陈经也知道“土狮”陈某这内伤伤得不轻，学拳的人都有伤药，马上让陈某服药。如果象现在一样，医院里医疗器械齐备，医检技术高明，医疗手段多样，只要去医院检查、医治及时，也许有救。可是那时不具备条件，据说最后陈某不治身亡，留下遗憾。

陈经婚生子四：长子应祥（1923—？），1948年黄埔军校毕业，在南京空军伞兵部队服役，1949年春随部队起义，因病回原籍。次子应禄（1925—2000）。三子应裕（1929—1990），居闽南安码头镇。老四应禅（1935—1960）。

中草药故事

葶苈的传说

尤荣开

葶苈果穗入药，性味辛热，能温中散寒，行气止痛，常用于治疗胃寒呕吐，脘腹疼痛，泄泻痢疾，也可用于牙痛。据《独异志》中记载，葶苈曾治愈唐太宗李世民顽固痢疾。

李世民天资明敏，遇事勇决，文治武功，集于一身，及位后锐意图治，任用贤臣，去奢轻赋，海内升平，威及域外，史称“贞观之治”。唐朝贞观年间，太宗苦于痢疾缠身，众太医屡治不效，只得下诏求医，布告天下：谁能治愈朕痼疾当重赏。

有一位小官，名叫张宝藏，自己曾患痢疾，久治不愈，后用牛乳煎葶苈饮服而愈，于是便应诏自荐，能治此病，并献出此方。

太宗服后，痢疾便止。龙颜大喜，便令宰相魏征授与张宝藏为五品官。

魏不服气，认为献一方而得五品官，这未免太轻易了，没有及时落实下去。

一个多月后，太宗痢疾复发，仍旧服牛乳煎葶苈，真是药到病除。高兴之余，问起左右：“曾命给献方人五品官，怎么不办呢？”

魏征有些害怕了，就回答说：“不知是五品文官还是五品武官，故未授之。”

太宗怒斥道：“能治好宰相疾病的人，都能封给三品官，治好我的病，连五品官都不授，难道我还不如你们吗？！”

随即封张宝藏三品文官，为鸿胪寺卿。

葶苈温中行气为主，配牛乳同煎，牛乳甘润补虚，二药刚柔相济，止气痢而不犯燥，理气而不伤正，又简便易行，服用方便，故李世民的痢疾，药到病除，立竿见影。



葶苈植物形态

注释>>>

【植物形态】葶苈为胡椒科植物，呈圆柱形，有的略弯曲，长2~4.5cm，直径5~8mm；果穗柄长为1~1.5cm。药用葶苈为干燥近成熟或成熟果穗。采制：在9~10月间，果实由黄变黑色时采下果穗，晒干备用。【性味归经】辛，热。归胃、大肠经。【功效】温中散寒，下气止痛。【应用】用于脘腹冷痛，呕吐，泄泻，偏头痛，外治牙痛。【用法用量】1.5~4.5克。外用适量。阴虚火旺者忌内服。

